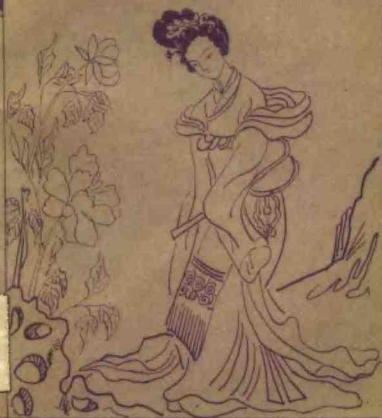


明末清初小說

春柳鶯



春風

春 柳 莺

南北騷冠史考 编

曹 惠 南 校点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南京街6及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90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 1/2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1,000

责任编辑：林 辰

责任校对：马玉德

封面设计：马尚萍

统一书号：10158·719

定价：0.80元

本书出版说明

原书题“南北鹑冠史者编”、“石庐拚饮潜夫评”。半页八行，行二十字、白口、无格、单边、有图五幅。书实无评，只有吴门拚饮潜夫所题之序及史者自识的凡例八则。不详史者为何许人，惟凡例后有“潜石氏”阴文方印一。

书叙石池斋与梅凌春、毕临莺婚姻事。虽自称“诸书所言所说是合而分；《春柳莺》是分而合”，但实与《玉娇梨》、《飞花艳想》、《梦花想》为同类作品。虽具反对“非女子移情即男儿更配”之寓意，却未脱有意称颂一夫双妻之巢臼。

《明末清初小说选刊》校点凡例

一、以大连图书馆收藏的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为基础，兼采其他图书馆所收藏之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，选取国内尚未出版过的或虽曾出版但版本不同者，补其刊遗，有计划、有选择地校点出版。出版这套丛书之目的在于填补明末清初小说出版工作的空白，也为了保存那些岌岌可危的孤本、善本小说。

所谓明末清初，其断限实指从《金瓶梅》到《红楼梦》期间（难以确断其创作年代者，亦可略前略后）。

二、出版这套丛书时，原计划“选择一些内容健康的或者有益无害的供应读者阅读”。因此，第一辑十种所附之“《明末清初小说选刊》例言”中说：“这套丛书：分校点本、整理本、删节本三种”。后因统一规划，只出版校点本供学术研究和保存，一停不出版整理本和删节本（第一辑十种亦同此）。

三、校点工作范围是：分段、断句、补脱、改讹、删衍；并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，异体字改为常用字。

四、①按情节分段，诗词另行，对话不每句另行；②使用现代标点断句时，取简化形式。不用地名、人名专用

符号及删节号和破折号；书名号用《 》；③尽量少用感叹号和分号；非问答之一般疑问句尽量不用问号；④常见之并列词不用隔点，如“唐宋元明清”、“日月星辰”、“君臣父子”、“唐宗宋祖”之类。

五、校点孤本、善本力求保存原貌。①目录与回目不统一者，不作统一处理；②有些字，无需改动，如：“他”字用于女性或事物时不改为“她”字、“它”字；联结形容词和动词之“的”字不改为“地”字；语助词的“罢”字、“么”字不改为“吧”字、“吗”字；疑问句之“甚么”的“甚”字不改为“什”字、“那里”的“那”字不改为“哪”字；“分付”不改为“吩咐”……等等。③凡补入明显可辨之脱漏字，均用〔 〕标明；宜改之明显错别字，逐改；④必要的删节，在〔 〕中注明字数；⑤原书缺字、缺页在（ ）中注明字数；⑥明显之衍字、衍文，逐改后不另注明；⑦难以辨识的字、句（五字以内者）以一□代一字；⑧怀疑原书之讹误，如无确切依据，宁存疑而不轻易改动；⑨私讳逐改，凡可佐证刊刻年代之讳字不改（缺笔亦同）。

六、对校时，①凡底本有而他本无者，不必校出，不写入校注（必要时校点者可附以另文）；②凡底本无而他本有之异文，补入后应作校注；③依他本补、改处，按全书校记统一编号，分别附于书后“校记”中；逐改者只用〔 〕标明，不写入校点。

七、①原书中之评、眉批、旁批、夹注一般皆删，其

有价值者可附录于书后；②词牌曲牌名前之“右调”，横排时不改；③原书序、叙、跋仍按原次序排列；④原书回目前的署题皆删，另作说明。

八、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只是由于印刷厂无繁体字而不得不改。因此。改用简化字时应注意是否发生歧意，如：後一后、餘一余、徵一征、於一于……等等，可能发生歧意时则不改。

九、这套丛书一律不写序言，如校点者认为需要，可本着文责自负原则附以“校后记”，也可附以有关资料。

十、这套丛书每十种为一辑。

《春柳莺》凡例

一、小说，今日滥觞极矣。多以男女钻穴之輩，妄称风流。更可笑者，非女子移情，即男儿更配。在稗官以为作篇中波澜，终是生旦收场；在识者观之，病其情有可移，此乌得谓真才子、真佳人、真风流者哉。惟《春柳莺》特补政诸书。

一、《春柳莺》每回以两句为题贯首，虽前人亦有之，此实史者限于坊请。盖以二十回并作十回，非史者故新一格，正史者别是一格也。

一、问：“《春柳莺》至第十回终止，疑以太简。”史者曰：“文人之心，文人之笔，行乎不得不行，止乎不得不止；使浮词谬句，累纸难穷，亦何益乎。”此正不必限于坊请。

一、此书，儿戏者不许看，赠与明理之士案头供读。盖此书精妙处如丝贯锦，大小节次，毫不渗漏。于轻快处，如秋水横波，长天应色，令人浮气尽销，不厌三复。若一详彼略此，则不见作者之心，并识者之明。

一、《春柳莺》巧工而兼化工，与诸书不同。有真情妙理，大纲细目，读者不妨一字一句，潜心体味，借以悟

文。何则？即圣叹手批《西厢》，以《西厢》作《史记》读是也。二书参看尤得。

一、每回贯首诗，不作正经诗法，只是明白浅述，亦便俗之意。

一、诸书所言所说，是合而分；《春柳莺》是分而合。故前后穿插，妙于史者，意在笔先，绝无斧痕。不似浅辈，至中断绝，另起一屋，复说回头话，使观者意懒，听者心燥。

一、《春柳莺》虽偶然寄笔属稿，出于酒后，却浅而有味，淡而弥永。嬉笑怒骂中，不失史者本色。个中亦不可不知。

史者自识

《春柳莺》序

天地间一大戏场，生旦丑净毕集于中。自唐复为戏文，缘以衣冠兽翁，蓬蒿贤士，粪堆连理，污泥比目，泾渭混杂，世上莫辨。君子起而指示之，则戏演焉。及后，戏一变而为传奇，实倡自宋。盖以戏，虚文难以利俗，而浅说足以动众。夫传奇于戏，名别而实因也。

今君子操觚□□，莫不咸悉其意。故稗官野史，救污辟秽，于此为盛。一时市儿读之，不知怜才好，好色为戒，反取色而恶才，直欲丑净而作生旦，又乌得乎。

南北鹑冠，风流名人也。知怜才好色之正，得用情取士之真。尝谓余言，古来贤士出于席门陋巷，德妇见之裙布荆钗，如锦衣玉食，绣柱雕梁，俱属外焉者。余识其言而敬之，复请之小说。才色在所不偏，劝戒俱所不废，使天下之人，知男女相访，不因淫行，实有一段不可移之情。情生于色，色因其才，才色兼之，人不世出。所以，男慕女色，非才不韵，女慕男才，非色不名，二者具焉，方称佳话。自非然者，即粪堆连理，污泥比目。桑间濮上之辈，何得妄以衣冠为尊，蓬蒿见鄙，浪向天地间说风流者哉！

此书梓世，固以名人之笔，复新于目，尤愿同人，为生为旦，不可打落丑净脚色，貽笑于戏场外之识者也。

康熙壬寅秋八月吴门拚饮潜夫题

目 录

- 第一回 弃浮名馆求佳丽
游玄墓诗种错缘 (1)
- 第二回 见利巧施美女计
背人假借梅花诗 (14)
- 第三回 毕小姐丝桐露调
石秀才玉箫断肠 (31)
- 第四回 辞玻璃潦倒归僧舍
冒风雨萧条见故人 (47)
- 第五回 先生羞认梅花扇
翰林泪读杨柳词 (63)
- 第六回 秋风天解元乞食
明月夜才鬼做官 (78)
- 第七回 毕临鸷巧作风流婿
梅凌春誓结姊妹亲 (95)
-

-
- 第八回 暂脱骗希图大利
难瞒藏匿诉真情 (110)
- 第九回 伤情误怪新知己
分忧喜见旧花婆 (123)
- 第十回 悔初心群英宴贵
叙旧怀双凤盘龙 (138)
-

第 一 回

弃浮名馆求佳丽

游玄墓诗种错缘

诗曰：

四海春风一曲琴，
天涯类聚自相深。
青尊原为酬游志，
白眼何须学苦吟。
俗客应难谐益友，
痴情还许付知音。
不谋颠倒姻缘簿，
翻教才人错用心。

话说嘉靖年间，有一甲科，姓石名昆，字良玉。乃河南开封府人。因年幼失偶，坚执不娶。直到五十岁上，念无子嗣，里人劝他娶了个填房李氏。不上一年，生有一子。这日，良玉梦一神人，赐古墨一锭〔1〕，雕画金龙〔2〕，外包着锦绣双凤绢儿。云此墨乃延川石液所成。良玉得墨惊醒，闻生此子，不胜欣喜。又见眉清目秀，容貌不凡，回思梦中之言，知兆应在此，就取名为液，字延川，珍如珠玉。养到五岁上，教他攻书，凡左传、史策，过目成诵，如旧物相逢，毫不作难。八九岁成文，十一岁时即入泮宫。入泮之后，父良玉选为江南苏州府理刑，就将家眷

并此生随带上任。凡百内务，俱着此生照管。不幸良玉官未一年，竟先辞世，后李氏亦呜呼。余下石生一人，带领管家，就在苏州离城三十余里，买了一所宅子，设丧陈祭。及丁忧服满，此时石生，诗词歌赋，诸子百家，无不精通。为人喜友好义。挥散宦资，以为粪土；浪结知心，就当性命。每日作文赋诗，会客联社于宅中一池亭上。那朋友见石生神清气爽，风流豪侠，都起他一号，叫做池斋先生。

岂意三年之后，家业尽为逢迎散去，人情亦随钱谷疏薄。石生闭户落落，忽于诗文之余，因叹口气道：“丈夫禀阴阳之气而有身，赋万物之灵而成性，必须读古人已著之书，继古人未发之旨，使吾性与古人相守，与后人相接，方称我生不负。必须得个才女，白头吟哦；得个侠士，终身啸傲。使吾内有琴瑟之欢，外有胶漆之乐，才成百世良缘。奈何年已当冠，父母又经早丧，亲戚无靠，止余一表兄，姓李名景文，字穆如者。虽是先母嫡侄，却在北京顺天府庠。〔日〕前见了些女子，皆是有才不能有貌，有貌不能有才的；结了些朋友，又是知面不知心，善始不善终的。且世人尽皆肉眼，不识卜璞。”说罢，自己不觉堕下泪来。自此欲适城市，反着破碎衣服，故令市井之徒，大惊小怪。石生总不介意。

一日，有个友人姓怀名古〔³〕字伊人，是石生旧日同社，住居与石生相近。乃劝道：“吾兄雄才博艺，当今无二，何不做番正业，轰轰烈烈，将平昔之文，行之于世，

使众人一见，自称奇才。”石生因听其言，将家藏自己新作，并批选古人的旧集，尽付之坊中。未几刻出，东西南北，负价者来如云集。不论远近地方，皆知石池斋是个才子。就是过往乡绅士民，也没个不求文事。

石生自才名一倡，终日营营逐逐，不以为乐，反以为苦。一日，闻得怀伊人要上河南他表亲处打抽丰，遂请相会。思量谢名，作伴同行，到舅家借看表兄为名，随遇觅访才女。与怀伊人正在踌躇间，见一管家，手持一书，还拿了二十两一封银子。走上道：“这是扬州梅翰林家下来的请书，这银子是折聘礼的。”石生接过书，取开看时，乃是一个请启，一个关书。关书上道：

乡眷弟梅深顿首拜

请

大三元池翁石老师台，教训小儿待腊。每岁奉酬馆谷银三百两，节礼外具。幸毋负托，叨爱不尽。

石生看罢，见下一乡字，知梅翰林也是河南。遂对怀伊人道：“这事可去与不去么？”怀伊人道：“甚是该去。吾兄尚且无因他往，要访才女，扬州乃风流古地，正当借馆以图佳丽。”遂喜对管家道：“梅老爷人可在外边么？”那管家道：“梅老爷管家现在外边。说他叫王文，他老爷叫做梅岭彻。因告假在家，前在玄墓观梅，访得相公是个才人，故到家即着他请相公处馆。”石生道：“可知他学生多大了？”那老管家道：“听得他与外人闲讲，说梅老爷只有一女一子。子年尚幼，却不曾说出年纪数

目。”石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必写回书，可封一折饭礼儿与他。回他先去，我大约不过数日即去赴约。”那管家领命去了。半晌进来回道：“梅老爷管家已去。折饭礼儿收了。临行甚是叮嘱，叫相公不可失约。”石生闻言收了聘仪，不胜欣喜。当日留怀伊人饮酒。要择日一同出行。酒未数巡，怀伊人道：“吾兄借出游以访才女，固是高人举止，但恐此处文事，一时不能谢绝怎好？”石生道：“小弟素性懒于名利，前因怀兄忠告相劝，致于今日，亦是不得已应酬。昨有两篇序纪，俱草草告成。今日所来，已经回过，脱然无累，就是明日即可同行。”怀伊人道：“小弟行装皆打点停妥，只是明日，恐非吉期。”石生遂叫一书童柏儿，取历日过来与怀伊人选日。怀伊人接过看道：“明日乃正月十七日也，俗云，七不往。直到后日方是出行吉期。”石生愀然近座道：“出行固要选个吉期，但明日不去，又恐他方绅士拜索笔墨。这番缠扰，却如何处置？”怀伊人衔杯半晌道：“有了。此时春光明媚，玄墓古香亭梅花甚开，四方游人诗士，雅集甚多。明日小弟稍备杖头，请到玄墓少叙。一以却拜访之人，一以领梅花之胜，岂非两全妙计。”石生闻言大喜。二人饮至夕阳西坠，怀伊人方辞回去。正是：

闭户谈心休对俗，

寻幽酌酒必须花。

到了次日，怀伊人在太湖叫了一只游船，定了两个吹唱。吃过早饭后，坐在船上，遂叫管家去请石生。不一时，

石生带着书童柏儿来到。二人相见礼毕，茶罢，管家摆上酒馔，就叫开船。三杯两盏，饮了一回，吹唱一回。怀伊人道：“若依吾兄昨日之言，舍此而去，不独今日无此一段快乐，且为梅花所笑。”石生道：“梅花骨秀神清，苦于耐寒，阳回气足，复能魁春，乃耐养贞守之士。弟因蜗角淹留，不知以其大者图之，倒不怕为梅花所笑，恐为梅花所耻耳。”怀伊人道：“吾兄今日谢名，借处馆以访才女，可谓贞守矣。况今秋乡试，明春会试，联捷在举步之间，梅花何耻之有。小弟雕虫小技，且丁母忧，明年此时，吾兄着锦衣归来，弟相会抱耻，又当何如？”二人正饮酒闲谈间，听得箫鼓如麻，歌声聒耳。石生叫人把两边垂帘卷起，见玄墓已在面前。岸上游人如蚁，皆傍梅岭而行。石生同怀伊人一见，心朗意彻，如一幅春景山水相对。怀伊人向石生道：“此处有佳胜，即俗子市儿，也勉强扭捏两句歪诗，以酬青帝之意。吾兄名手，断不可无诗。”随叫管家取上笔砚笺纸，摆在案头。石生也正动诗兴，又见纸笔现成，便笑道：“请怀兄先为倡首。”怀伊人道：“今日吾兄是客。”一头说，一头研墨。石生取过纸，提起笔，向砚池蘸得饱饱，正待要笔走龙蛇，纸透云烟，把春风花鸟搜索一番。忽见管家进舱报道：“田相公在岸上。”怀伊人不悦道：“他怎知我在此处？”管家道：“方才在帘外见相公说话。”怀伊人尚不动身。只听岸上高声叫道：“怀伊兄如何偏背小弟至此耍子。怀伊人只得叫住了船，欠身相邀，迎进舱门。但见这人：

头戴一顶鸭嘴纱巾，身穿一件墨色布衫。年纪只在三十，面貌却似百岁。口拥荒须，形容不甚儒雅；脚登朱履，强勉赖做斯文。规规矩矩，妆成许多道学；遮遮掩掩，全见一味老诚。

三人相见，礼毕分宾而坐。石生向怀伊人问道：“此位尊姓？”怀伊人道：“姓田，字又玄〔4〕。与小弟旧曾处邻，近居城市。”怀伊人又转身对田又玄指石生道：“这就是敝同社石兄，道号池斋者。”田又玄闻言，忙向石生打恭道：“原来就是石公祖令郎，久仰久仰。”叙毕。傍边管家添上锺筋，大家同饮了数杯。田又玄就像个不饮的意思，再要斟他，只是告减。石生道：“田兄，加敬一杯。想是见弃小弟，在这边故此不饮？”田又玄高声回道：“岂有见弃之理。不瞞先生讲，昨日，徐州一个铁不锋兄，慕小弟之名来访，同本处一位白兄，齐集古香亭观梅。忽然诗兴发作，做了一回诗，不觉畅饮，因就玄墓歇下，今日尚有余酒未醒。”怀伊人接口道：“酒不肯见爱，同敝社友做诗吧。敝社友方才爱玄墓这段好景，十分留意春色。以梅花为题，正在挥毫之际，不期相遇，却好酬唱。”说罢，叫管家又取了一幅笺纸，命石生、柏儿捧砚磨墨。田又玄慌了，把几杯酒盖着厚脸，假托看着柏儿道：“此子甚是青年，倒擅磨墨，是怀兄家的吗？”怀伊人道：“不是。是敝社友之仆。”田又玄笑道：“果然有好主必出好仆。”又问柏儿道：“你多少年纪了？”柏儿道：“今年十六岁了。”田又玄道：“你可识字吗？”柏